



■乔林生

感 念

升华,情感的诗与远方

无定河不是我的,因为我生活在远离河流的地方,从幼年到盛年;无定河又是我的,在四季往返的人生里,与我情感交织,隔空相望……

是父亲给了我无定河最初的记忆和遐想:你母亲是我在河滩上遇到的。“哪条河?”“无定河!”于是这条与我似不相干的河流,成为我记忆中的一个个场景。

骑马挎枪的父亲,在无定河洗脸洗衣洗征尘,一眼相中河边拾柴的小姑娘。那时母亲的心只属于无定河,并不打算从一条河到另一条河,抑或从一座山到另一座山。

是父亲的执着让她放弃执念。固守,不如像无定河跳下悬崖一样奔向远方。十八岁当上边区的区长,一条扁担打退六条饿狼的区长,冒着敌人的炮火运送弹药的区长,在情场上也要打胜仗的区长,最终让怜爱的女孩成为自己的新娘。

母亲跟着父亲一定是哭着走的,哭她的背井离乡,哭河边劳作的爹娘只看了她一眼,继续低头锄他们的地、间他们的秧。她成了一棵被人连根挖走的树。即使是棵树,也难舍脚下的窝坑。

嫁给父亲,母亲不用再忍饥挨饿,不用再躲避土匪、躲避战火。她跑反跑了很多年,从七八岁跑到十七八岁。沿河往西边跑;沿河往东边跑。终于迎来解放军的队伍,母亲才停下惊慌凌乱的脚步。

是东方红,是新中国,让母亲喜欢抬头看太阳,太阳的窗口是母亲的窗口,太阳的光芒是母亲的光芒。追光的人亮堂堂,母亲常唱无定河水闪金光,跟着毛主席共产党。

作为儿子,我一直试图解读母亲的人生。解读母亲必须解读无定河。无定河藏在黄土高原的深处,母亲藏在无定河的深处。

奔流不息的无定河,源于陕北之北的白于山北麓,一路纳榆溪河、芦河、大

母亲的无定河

理河等支流,最后扑进黄河汇入大海。将近五百公里的跋涉、转折、砥砺,是黄土高原这条莽汉体内奔流的血脉、营养生命的血脉、无可替代的血脉。

无定河不是一条简单的河流。母亲却是一个简单的母亲,只会写自己名字和孩子名字的母亲。她不知道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描写过无定河长长的林带;不知道南北朝地理学家郦道元在《水经注》中赞美过无定河流域的景象;更不知道目睹动荡和战乱的晚唐诗人陈陶在边塞留下的挽歌《陇西行》:“誓扫匈奴不顾身,五千貂锦丧胡尘。可怜无定河边骨,犹是春闺梦里人。”

而我从母亲的口中知晓许许多多往事:祖祖辈辈生息在无定河两岸的人们,靠山吃山,靠河吃河。人们盼发大水,发大水捞炭捞柴捞大树,也捞贫困而艰难的日子;人们怕发大水,发大水淹田淹地淹房,也淹赖以生存的家当。

无定河边兔水好的汉子,是外婆的亲兄弟。那年,一棵大树顺流而下,弟兄俩一跃而起扑入洪流。木桶般粗壮的大树能打箱柜,能做房梁,能给待出阁的外甥女换嫁妆。胆大和冒险离死亡很近,贫穷和蛮荒离死亡也很近。攀附在树腰的一条毒蛇,让爬上树干的弟兄俩惊慌落水,洪峰如野兽一般张开血盆大口瞬间吞噬生灵。一天一夜,外婆发疯一般追赶外婆。三天三夜,河道两岸的父老乡亲没谁再见到弟兄俩蛟龙般的身影。

我屏住呼吸听母亲讲述这些故事,讲述很多个同样悲伤的故事。这些故事像人生的胶片,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显影定影。这便是我和无定河的一次次相遇,是我总想要触摸的此岸彼岸。

一条河于一个人犹显过长。无定河仅有两三百公里与母亲紧密相连。这两三公里的流淌环绕着那个名叫郝家坪的村庄,环绕着母亲十八岁之前成长脚步。无定河也是慷慨的善良的。紧邻河岸令人艳羡的水浇地,紧靠河边的枣树

梨树核桃树,那是口粮那是光景那是命根子啊!谁说无定河不浇灌生长只浇灌荒凉?

无定河又是一条泥沙俱下的河流,河中的沙砾蹦到母亲的碗里,崩豁母亲的一颗门牙。母亲生我之后才将豁牙补成金牙,她觉得她的生活开始镀金镀银。

“俊格蛋蛋的后生黄滋腊腊的米,这么好的东西咋就留不下你……”身在异乡的母亲,和别人的母亲一样做过好梦,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,母亲的梦就是什么样;想要的日月是什么样,母亲的梦就是什么样。我猜想,母亲的梦五彩斑斓,充满幻想。

无定河,你知道吗?人生的艰难把母亲磨炼成一名战士。尽管她的“陇西行”硝烟早已散尽,只是一个心被儿女填满的女人,一天比一天走得更远的远征。

黎明即起,半夜熄灯。母亲的日子如同打仗。打仗还有间隙,母亲没有间隙。母亲紧实的皮肤松软了,母亲乌黑的头发花白了,一次比一次更努力地掩饰劳累,掩饰局促,掩饰穿衣镜里的倦容。

七个孩子,七条捆绑手脚的绳索。想娘家的时候她趴在地图上找啊找,说:这哪是无定河?分明是一条线!是一条线,是缠绕母亲一生的线。是线就不能断,也不会断,母亲通过邮票、包裹、汇款单,和这条又远又近的一线发着关联……

故乡的无定河啊,你多少次穿越母亲的梦境?在梦里醒来的时候,母亲会像孩子一样叫喊:我梦见无定河了,山是绿的水是清的。母亲也会像孩子一样流泪:我梦见发大水了,淹了你外婆家的庄稼和窑洞……

那年,母亲送我参军奔赴青藏高原。她再三叮嘱:遇到有河的地方就照一张相片寄回家中。母亲是想念我还是想念河?抑或是提醒我不要忘记无定河?

孩子大了,父亲没了;生活好了,母亲老了。庆幸的是,母亲在有生之年看到了无定河的蜕变;退耕还林,流域治理,一片蓝天离另一片蓝天更近了;一座青山离另一座青山更近了;一条大道

离另一条大道更近了;一个地方离另一个地方更近了。哪怕是一群人与另一群人,看起来天涯海角,实际上近在咫尺。芸芸众生有谁不为无定河的今昔对比感慨万千?以前扯不断的缕缕乡情远隔千山万壑,现在足不出户一屏浏览;以前忘不了的口味只能在记忆中搜寻,现在冷链运送欲速则达;以前无定河像一头怒吼的雄狮,难以驯服,现在无定河像乖顺的绵羊,俯首帖耳;以前世界在胸中装着,可望而不可即,现在世界在口袋里装着,随时能打开。那伤心欲绝的走西口,早已是历史的尘埃,新时代的信天游漂洋过海,唱响天下,知音无数……

沧海桑田,七十载岁月风一样刮过。无定河养育的女儿最终在北京城火化。我将母亲的骨灰抱过太行抱回故乡。呜咽悲泣的无定河啊,你是不是埋怨我背着偏难失语的母亲,出了那么撕心裂肺的一趟远门?今非昔比的无定河啊,你是不是惋惜生我养我的父母,没能像千千万万“胭脂婆姨绥德汉”活得那么长寿而健康?

魂兮归来的母亲啊,枕着无定河的滚滚波涛,你还失眠吗?你说过水声哗啦啦睡得特别香。听见无定河的呢喃细语,你很安慰吗?你说过世上口音千百种,只有乡音最好听。土壤和水分氧化岁月的尸骨,却带不走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的沉重。

我的无定河啊,陈陶的诗句流传千年不绝于耳,那是金戈铁甲走过的痕迹和声音。只是游子心底的江河不知流向。你会像接受母亲的出走,接受我的出走吗?你会像接受母亲的漂泊,接受我的漂泊吗?尽管心有不甘的闯荡只是烟尘。

母亲的无定河啊,2025年清明节我又跪在你的面前,敬香、磕头,表达对祖籍和先人的仰望和敬重。无论如何,我会一次又一次地回来,虔诚地回来。在母亲坐过的石头上思念母亲,看春天轻柔的风把蒲公英吹到父母的坟头,在对无定河的重新定义中最终完成叶落归根的过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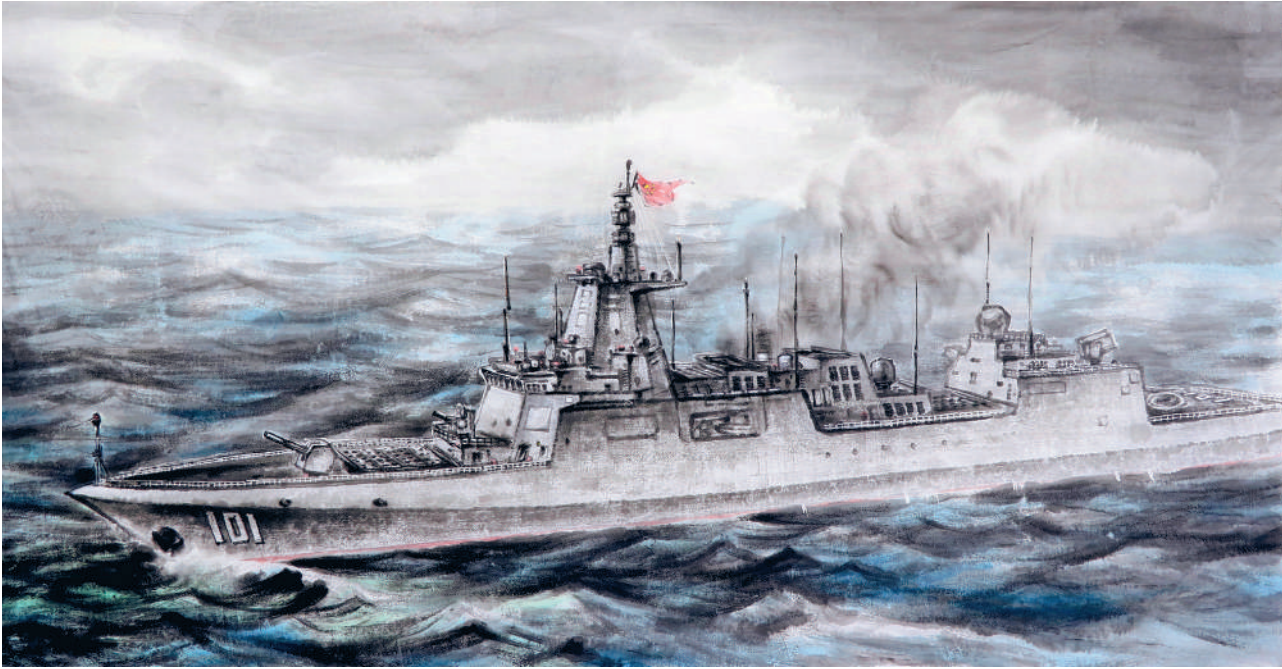


青 松

■尹 靖

军营里有一排青松
庄严肃穆
每当朝阳在天边探出脸庞
它们抖擞精神
在晨风中伫立

战士如青松
笔挺的站姿
绑在脚下土壤
风雪无法将他们压垮
岁月成就新的高度
棵棵挺立的青松
他们在每一个岗位
战斗



劈波斩浪(中国画)

赵建华作

洪湖舰上

■裴 佳

人在军旅

如歌岁月,写下绿色诗行

四月的湛江,海风裹挟着咸味掠过军港。作为海军第46批护航编队成员,完成护航任务归来的洪湖舰静静停泊在港口,挂满彩旗的舰体在晨光中闪烁着金属的光泽。这里即将迎来一场备受瞩目的开放日活动。

清晨6点20分,洪湖舰的官兵已全员就位,为这场开放日活动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。天蓝色的遮阳棚像一片片小舟整齐排列,数百个塑料小凳静静等待着参观者的到来。

上午8点,第一批参观群众步入等候区。几位皮肤晒得黝黑的水兵为他们分发矿泉水,递送自制的冰激凌。

“大爷,您尝尝这个,是我们自己做的。”一名年轻的水兵将冰激凌递给一位老人。老人抿了一口,笑着说:“真好吃,这是我吃过的最特殊的冰激凌。”在洒满阳光的甲板上,6处精心设计的讲解点前人头攒动,战士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着舰船。欢笑声与海浪声交织,快门“咔嚓”此起彼伏,记录着珍贵的点滴瞬间。

3个亚丁湾护航集章点前是蜿蜒如龙的长队。身着洁白军装的水兵们为游客的集章卡仔细盖上纪念章。每一枚纪念章都镌刻着不同批次的护航编号与舰船图案。参观者将集章卡捧在掌心,仿佛捧起的是一段跨越时空的蓝色记忆。

2024年2月,洪湖舰作为第46批护航编队成员奔赴亚丁湾。原计划的短期任务因形势变化延长至339天。长期的海上驻守是一场无声的淬炼。起初大家还有说有笑,时间久了,沉默成为常态,眼前是望不到边的蓝色,身后是思念的家乡。有些官兵开始吃不下饭,失眠。大家被“远航综合症”困扰着,低迷的氛围在舰上蔓延。

航行4个多月后,官兵接到一道命令: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将国内运来的物资从登陆舰转运至洪湖舰。任务来得如此突然,时间十分紧迫,官兵要趁着两艘军舰短暂靠泊的时间,依靠人力完成物资转运。

那天下午5点,太阳尚未完全沉入海平面,洪湖舰全体官兵迅速集结,从大校到列兵,每个人都铆足了劲冲向甲板。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物资转运任务紧张展开。

登陆舰的舱室低矮逼仄,人在舱室中转身很显局促。

政委在登陆舰这头,舰长在补给舰那头,一箱箱物资在手中传递,用双手搭建起人力传送带。甲板上的脚步声、号子声、物品碰撞声,在夜色中交织成独特的乐章。

海上的夜,黑得像墨。海风裹挟着咸腥,在码头两侧的两艘军舰间来回穿梭。汗水浸透了官兵的作训服,又在海风中凝结成盐霜。13个小时,官兵没有停歇。当朝阳跃出海面,最后一箱物资安全就位。

在广阔无边的大海上,洪湖舰如同一座移动的钢铁堡垒。

清晨的阳光洒向甲板,官兵的眼睛紧盯着海面。当护航编队与商船在亚丁湾会合时,商船船员们激动地拉开“感谢祖国海军护航”“中国海军,向你

们致敬”的横幅。横幅鲜艳的红色,成为这片海域动人的风景。

有水兵在日记中这样写道:在这片充满不确定性的海域,中国海军用行动证明,无论身在何处,祖国永远是坚实的后盾。

洪湖舰的甲板承载着官兵的青春与人民群众的信任。那些无人知晓的眼泪与汗水,最终都融汇成深蓝的航迹。

四月的阳光洒向洪湖舰,参观的人流中,一位来自黄土高原的老人正在驻足凝望着军舰。他辗转三天两夜,只为亲眼看看洪湖舰。

老人踏上洪湖舰时,既不像其他游客忙着拍照,也不急着跟随导游去参观,而是缓缓蹲下身子,用那双创了一辈子黄土的手,微微颤抖着抚摸钢铁甲板。“真结实,真结实……”他摩挲着喃喃自语。老人抬起头,浑浊的双眼泛起激动的泪光。钢铁巨舰温柔地托起一个老人毕生的牵挂。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,浓缩着许多人的期盼——他们或许从未见过大海,却始终心系大海;他们或许不懂海军,却由衷地为中国海军感到自豪。

在另一处,6岁的小宇兴奋地指着补给装置,在甲板上蹦跳着。这个能把军舰型号倒背如流的小男孩,鼓起勇气和肃立的水兵合影。指挥官姜建平从指挥室走出时,小宇拉住他的衣角:“叔叔,你们在船上都做什么呀?”

姜建平蹲下身,认真地对小宇说:“我们训练、学习,还要把军舰擦得锃亮。任务来临时,我们就开着军舰出海。”“我以后要当海军,还要当舰长!”小宇稚嫩的声音掷地有声,甲板上的官兵相视一笑。蓝色的梦想,正在这个孩子心中成长。

钢铁战舰与温情交织成一曲动人的交响,开放日活动接近尾声。从黄土高原的老人到稚气未脱的孩童,从护航归来的水兵到满怀憧憬的群众,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对这片大海和钢铁战舰的热爱。

第 6459 期

记 忆

怀念,传递精神能量

20世纪90年代,我在地方大学即将毕业的时候,得知大学生可以特招入伍的消息。家人拿不定主意,我便拨通了大一军训时郭教官给我留下的电话。他说,入伍是好事,就怕你受不了那身“兵味”。

那时,这是我第一次听到“兵味”这个词,却不理解是什么意思。当时,大学生特招入伍要经历当兵锻炼、军校培训和基层见习3个阶段。那天,我和一同入伍的10人登上军用卡车,一路颠簸着,最终停在大山深处。没想到,来接我们的居然是郭教官。我像遇到亲人一样兴奋。他把我们安排在山坡上的一间瓦房,说我们都是他的兵,让我们叫他排长。

就是在这个山沟,我第一次感受到穿上军装的荣耀,也经历了新兵生活的枯燥。郭排长对训练和管理的严格,与当年给我们当教官时的判若两人。渐渐地,我失去了刚来时的兴奋,甚至在心里埋怨郭排长不讲情面。

一个周六,我提议去附近的县城散散心,几名新兵立即赞同。于是,我们偷偷翻墙到了院外,又步行几公里到了镇上。没想到,刚到市区就遇见师部的纠察队。新兵在封闭训练期间私自离队,这可是件大事。我为此在全营军人大会上做了检讨。尽管我的检讨听起来很深刻,但一系列“不理解”也在我心里萦绕……

那段时间我一直提不起精神。训练间隙,郭排长找我谈心。他说:“严是爱,松是害。当兵就要有‘兵味’,部队不同于学校。”我虽然对“兵味”一词已不陌生,但依旧不能真正体会其中内涵。

当兵锻炼的日子很快结束,郭排长

兵 味

■孙国盛

亲自送我们到军校参加培训。开车的老兵告诉我,那次私自离队,团里开始准备处分我,是排长主动承担了责任。听到老兵的话,我心里开始后悔。我的自由散漫影响了其他战友,还连累了郭排长。羞愧中,我更加懂得了军人令行禁止的意义。

在军校,我接受了比山沟里强度更大的训练和更为严格的管理。最难忘的是那次综合训练,全队夜间紧急出发,进行武装越野。到达指定地点时,我们的汗水已湿透棉衣。第二天,进行战术训练。早上,全班正埋锅准备做饭,忽然接到命令,要求我们8点钟准时到达指定位置执行任务。时间紧迫,我们顾不上吃饭就奔向指定位置。不料,突然天降大雪,我们饿着肚子又迷了路,好不容易才到达指定位置。此时,任务已经结束。我们班因此受到了严厉批评。作为班长,我感觉十分受挫。

综合训练结束后,我给郭排长打电话,诉说在这里的经历。郭排长听出我的失落,在电话里劝导我,穿上军装就应该是军人,要收起学生腔、孩子气,练出点“兵味”来……

“兵味”,又一次引起我的思索。我不禁问自己,究竟如何才能像老兵们一样、像郭排长一样,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?

军校培训结束后,同学们各奔东西,只有我又回到了那熟悉的山沟、熟悉的连队。郭排长热烈欢迎我回来。

我们所在的排,老兵多。班长都是超期服役的老兵,素质和体能一个比一个好。在他们面前,我更像个新兵。虽然我是见习排长,但经常被老兵们“难住”。在干部中,我也是军事素质较弱的。每到实弹射击、干部比武,往往垫底的都是我。我感到很孤独,也很迷茫,经常一个人沉思,总想远离这个集体。

郭排长家在四川农村,入伍后通过

